

程邃·垢道人程邃穆倩氏

负生 文/图



第21期

赏鉴

明末清初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是一个绚丽多彩的时期,许与魏晋有相似处。社会动荡夹杂着腐败,国破家亡的同时,又有着不一般的“自由”,自由里充满了苦难。最爱读张岱的《陶庵梦忆》,那时的文人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和心理历程,我们很难想象,极大的苦难和落差,显现了人格,造就了不可胜数的风流人物,他们太多的艺术作品,是一座座无法超越的高峰。我们常常安慰自己,不需要跟别人比,而现实往往由不得你不去比较,艺术的美正是各种对比的构成。

我们的文化从来不讲“标准”,那是西方人的想法,我们的艺术理论都是笼统的、缥缈的,平衡和分寸是关键词,处理矛盾和统一矛盾的能力是我们的秘诀。从《陶庵梦忆》里“黍熟黄粱,车旋蚁穴,今当如何消受?”从傅山、王铎的草书方圆里,从八大“哭之笑之”的落款中,我们都能体会到种种人生的矛盾统一。

明末清初的印家不计其数,有些人“人亡业显”,有些“身谢道衰”,每个人对历史的看法或许都有不同,不想一赞述。像著名的“十竹斋主人”胡正言,他的《十竹斋笥谱》至今仍是木版水印界的无上神品,而他的印章,实在是学何震而得其俗气,渐渐让人所遗忘;还有大名鼎鼎的周亮工,很多印人都有赖他而名传于世,然而他的审美我始终持怀疑态度,经常反思,许是我不够兼爱,又或者他要做的是保存而非审美,如此种种。还有大多印人,由于我们今天的审美选择,已经不再提及,但他们在各自领域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只有程邃此人,也许由于他和“完人”黄道周气味相投,又或许是因他艺术修养全面、高深,心目中一直把他当作有清一代篆刻的第一人。史载其“师于陈继儒”“疾恶如仇,所交多重气节之士”“精医道”“长于金石考据,收藏甚富,作诗幽深精奥”。一旦崇拜起某人,读到这些字眼,觉得分外统一。还有还有,以前临摹古代山水,只有他的枯笔令我连下笔的勇气也没有,笔太干净、人太纯粹,无从学起。

程邃,字穆倩,号垢道人等。安徽歙县人,生于松江,明亡之前居南京多年,明亡后居扬州。所谓垢道人,就是满脸污垢之人,污垢当然要“清除”,摆明了他的人生立场。

前一篇论及文、何称盟印坛,数百年以下为其笔罩,取法多方,古文入印在文何印中,特别是何震印中时有出现,然而,朱简变章法,程邃变章法,的确是有立意求新的创举。程邃的章法离奇错落,古文入印,金石气之外还显大篆的空灵朴茂,引领了一种新的审美方式,一如徐渭的大写意花鸟、傅山王铎的

草书,带给人是前所未有的惊奇。魏锡曾曾有诗赞曰:“麓古陋相斯(李斯),探索仓(仓颉)沮(沮诵)文。文何变色起,北宗(文何南宗,穆倩北宗,黄小松印款中语)张一军。云雷郁天半,彝鼎光氤氲”。黄易对程邃亦是推崇备至,说“文何之法易见姿态,故学者多,穆倩融合六书,用意深妙,学者寥寥,曲高和寡,信矣!”

程邃的印章,总有一种自然特殊的气质贯彻其中,虽也是取法多方——有类似汪美的精整一路,而烂漫胜之,如他的多字白文印;小篆朱文入印,也在分布上别具匠心,装饰之外特显大疏大密;有学明人书写味十足的白文(此类白文出处还从汉铜中来);还有他为黄道周所作的姓名印以及“阙下完人”“一风五化”数印,皆是雄肆无匹而又不失雅正,最具代表性的,当然还是他以古文入印的那些多字印,真得鼎鼎之气。

黄士陵主张古文入印要重现新貌,前人亦有“透过刀锋看笔锋”的学习方法,不失为一种新的出路,然而过于强调,就显得强词夺理了。千年的岁月痕迹不美吗?不值得取法吗?学习这样的美,难道不是更需要见识和能力吗?而且今日看来,学古重现新貌,透过刀锋看笔锋,显得更为容易,有一定基础都能做到,程邃这种反映古物真容的功夫尤为难得。

一般篆刻家的自用印都会特别精彩,因为没有功利之用心,大多亦不会仓促而成,即使奏刀立就,也定是常常萦绕心间、反复推敲的结果,又或是长期积累后的神来之笔、偶然成刻。我们来看程邃这方“垢道人程邃穆倩氏”,此印文所见的三,《篆刻丛刊》中一方应是后人摹刻,毫无生机可言,另各方各具神采——一空灵,一朴茂,可见其也在不断探索、修正,前一方略显琐碎。此印八字作三二三排列,首行三字为其号,其次姓名,末行三字为其字,副以斑斑驳驳,突出古玺样式,形神兼备。八字大小错落,行距字距都一任自然,无理可讲,如果一定要说“理法”,那只能说“散而不乱、气韵结密、希夷莫测”。这是什么标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中块面和线条的组合、变化真是异彩纷呈,印面空白处还夹杂些许不规则的细点,不知是岁月使然,还是钤盖的原因,又或者作者故意为之,印面更显扑朔迷离。可见作者刻制时的信笔草草、不求工而工的自信潇洒,线条的质感、布白及刻制,整体给人以浑然一体的审美享受。

张郁明先生认为程邃可称徽宗印风鼻祖,邓散木解析“流派印”的表格中,也认为程邃直接文彭、自成一派。由于他所处的年代关系,后来很多人苛责他入印的字法不够准确,私以为无伤大雅。对于这些经典“偶像”,似乎作者本身的魅力更具吸引力,作品反倒成为其次。凡生修得到梅花?正像李流芳所说,要做诗,先要培养自己的性情,谈何容易!“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序与跋

孟宪民:与民族兴衰休戚与共

薛国屏

我与常州市名人研究会主席包立本先生是30余年的老朋友,曾经为他的大作《我与文物保护的那些事》《常州导游》《苏东坡传说(常州卷)研究》等作了序。前一阵,立本先生来电话告知,他为他太舅爷作的传记《中国地质事业先驱:孟宪民传》即将问世,请我作序,拜读了他寄来的书稿,我感慨万分——

静聆孟宪民院士的生命步履,每次人生轨迹都与民族的兴衰休戚与共。他诞生的那年,八国联军如强盗般地冲进北京,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威逼清政府割地赔款。少年的他告别家乡,到武汉求学数年后,又亲聆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目睹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斜阳末日。当青春勃发的他以高分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正值人生世界观逐渐形成的时期,数月后,他便被卷入“五四运动”的洪流。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集体觉醒和呐喊。“雪我国耻,还我青岛”,孟宪民的心炬被彻底点燃,萌生了“复兴中华,科学救国”的宏愿。1922年,他远渡重洋探索钻研在中国几乎空白的地质学。而此刻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正把希望的晨曦带给这片多灾多难的国土。1927年夏,当孟宪民从美国学成归国,恰撞上至暗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屠刀在疯狂挥舞,千万共产党人及爱国志士倒在血泊中。烈火见真金,一位自称“我是江南第一燕”的书生,力挽狂澜,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共最高领导人,将中国革命的航船导入胜利;而到年末,另一位青年领袖化作滚滚惊雷,在广州上空轰鸣炸响,用杜鹃啼血般生命之花,唤醒国人;更有一位中国青年的楷模,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性质的“共新社”——这也就是中共正式成立之前湖北“共产主义小

组”的渊源。当时的孟宪民大概没有想到,他和“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竟然都是同乡,大家的旧宅、住地竟然都在常州老城厢范围,彼此距离仅约千米。同乡的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已达到个人事业的巅峰,成为救国救民的时代楷模。而差不多年龄的孟宪民,已然迈开了科学兴国之路,开启了另一种救国救民的方式。

高薪挽留若浮云,山野苦累似甘露。恶魔摧残折不弯,要留学术在人间。这正是孟宪民真实的写照。他一旦拿到世界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虽导师挽留,待遇优厚,却又义无反顾地返回积贫积弱的祖国。须知其导师林格仑,曾任美国地质调查局总工程师,人脉极广,如果孟宪民留在美国,无疑学术研究、工作生活都会更上一层楼。原因或许就那么简单,他难以割舍祖国母亲,心心念念要报答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

孟宪民回国不久,便遇到伯乐——著名科学家李四光,诚邀他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首批研究员。刚进入地质研究所,他便急匆匆地奔赴湖北北部山区勘察探矿。尤其1929年到1933年间,他的足迹先后踏涉浙江、安徽、湖南、广西等地的崇山峻岭。白昼云伴日烤,风雨兼程;黑夜油灯相伴,笔耕忘眠。他急切地开垦着一片片中国地质研究的处女地,渴望为国家点石成金,造福民众。滴滴血汗泪水凝结,朵朵学术之花绽放。其间,他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地质学界掀起了“孟宪民旋风”,引起了最高层的注意。1935年被国民政府委派参加中缅边界南未定界线的勘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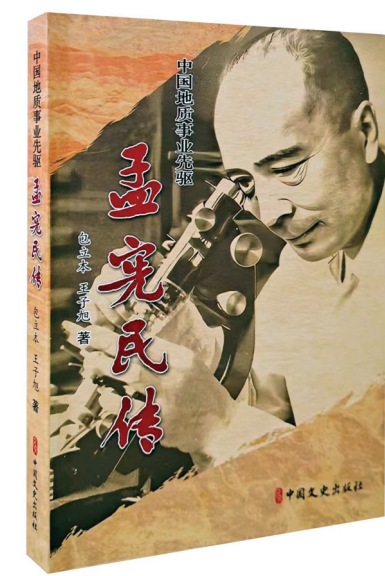
孟宪民有高超的工作技术与指挥才能。1937年,孟宪民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资源委员会锡矿勘探队队

长(后改为锡矿工程处主任)。当他率领队员们奔赴云南时,众人面露难色。个旧锡矿这块大肥肉,可是人人垂涎。那里山高皇帝远,众多的私人矿井,都有黑社会的背景,是经过一番火拼和厮杀后而形成的势力。现在你要切他的蛋糕,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拼命。即使你有中央的“圣旨”,他们明里顺,暗里违,杀个把人还不是小菜一碟。但谁也没料到,他会想出奇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巧借当地石灰岩地区严重缺水的现状,到处宣传中央是为大家送福来了,免费打井,为民寻水源,双方皆大欢喜。当地人盼望着掘井早出水,而勘探队则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井中锡矿矿石也。这下可谓口碑实惠双至,叫人拍案叫绝。

孟宪民除了撰写数十篇高质量的论文,他还首倡矿物微化学分析鉴定法,将长篇大论由地质研究所刊印成书,大大提高了分析鉴定的速度。他更是层控矿床学说的先行者和倡导人,即沿一定层位找矿的思维,提出矿床共生论。凭其卓越的学术成就,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

孟宪民舍弃“小我”,内心唯存民族复兴的“大我”。他传承蜡烛精神,不就是最好的诠释。他从1942年起,先后执教云南大学、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兼任云南大学学院院长、清华大学采矿系主任。他知晓中国地广物博,最缺的便是地质专业人才。他是真正的教书匠,站讲台直面学生,亲授矿物学、矿物鉴定和矿床学等课程。十多年兢兢业业,播火种,打地基,桃李满天下。1952年调任地质部矿产司副司长兼任《地质学报》主编后,他积极推出新人佳作,依旧甘当人梯,胸中只怀中国地质学的灿烂明天。

在斯人已逝18年后的1987年,



人们将对孟宪民的怀念,化为永久的铭记和传承。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为表彰谢家荣和孟宪民两位科学家为我国矿床地质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和推动我国矿床地质工作的发展,设立“谢家荣、孟宪民奖”。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可能是中国最经典的家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代代仁义,家传袭,千年习读,家学绵延,萦绕孟宪民一生的,不正是老祖先那身浩然正气、不向恶势力低头、直至献身的精神。

我学的是地理学,孟宪民院士精通地质学,抑或地理学与地质学相通,也属大同行的范畴。纵观孟宪民的生命之旅,总有种忘年知音的感觉。吾辈已晚,虽未曾谋面,却心脉相系。因此受立本先生所托,写下这篇可能不太像样的序言,来纪念先贤孟宪民。

(本文为《中国地质事业先驱——孟宪民传》序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京杭大运河揽胜图之浙江嘉兴段 0.95x8.73米 国画(局部) 高鸣

那时花开

赵鹏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游。”

穿过闹市区的霓虹,拐上了运河边的那条小路——老房子小区的后门,就在这小路的丁字路口。华灯初上,行人匆匆。搬离老房子已经九年了,其实很少有机会再故地重游。可是数日前,她即将交付受人,不会再归属于我。傍晚无事,忽然想到曾居住过10多年的地方再走走看看,触摸一下尘封的往日时光。

进小区后门右拐,人车并行道不远处的左侧,是绿荫掩映下的幼稚园,20年前,孩子就在这座幼稚园里度过了童年时光。朦胧的夜色中,院子里的滑梯和各类活动设施依然色彩缤纷,仿佛时间从未从这里溜走。依稀记得大雪的冬天带他到楼下堆雪人,他冻得通红的小脸;还有早晨送他去上学,我们一起工作与手并用,将奶油蛋糕一般的车子从冻得硬硬的雪里艰难“刨出”的情景。

搬到这里时是2000年初。我那时对老房子是由衷地喜爱,虽然她位于小高层顶楼,没有电梯,每天六层楼爬上爬下,可是年轻的我,却只因为附送的2米2的舒适阁楼,还有那足有50多平方米、可以仰望星空的大露台,就兴高采烈地忽略了她所有的不足。只是……记忆深处反复寻觅,似乎并没有捕捉到多少看星星的印象——是的,那时的我,鲜少有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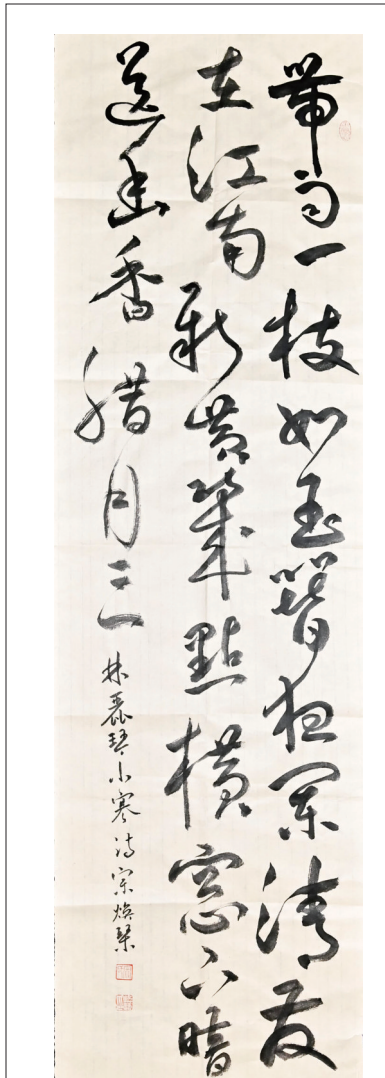
星星的闲情逸致……我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被各类纷繁复杂的琐事填得满满当当。更准确地说,其时我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短期内迅猛增长的案源(以各类纷繁复杂、曲折离奇的小案子为主)与日益捉襟见肘的时间之间的矛盾。坦白地讲,现在回想起来,还蛮怀念那些带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或泥土气息的案件。自己目前为数不多的专业知识乃至生活常识,很多都来源于这些小案子(比如曾代理过一起涉及莲藕的产品质量纠纷,上过《常州日报》,通过那个案件,我第一次了解并亲眼目睹:藕并非像通常植物的根基一样是竖着长的,而是横着长的)。只是,当年的我,为了调和这对矛盾,却曾绞尽脑汁、见缝插针,用尽了一切聪明才智,却仍难免磕磕绊绊、左支右绌。

曾记得电影《阿甘正传》中有一句话:“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随着时间推移,越发能感受到这句话的奇妙所在。老房子拥有50多平的宽敞露台,这本是我当初由衷喜爱她的关键原因;而在乔迁新居之初,的确也曾大盆小盆地添置了不少花草绿植,记得有米兰、迎春、茉莉、六月雪、巴西木、杜鹃等不少品种,露台上还一时花团锦簇、草木葱茏。只是好景不长,那时整天如陀螺般忙碌的我,经常踏着夜色而归,爬上六楼后常感疲惫,唯愿尽快躺平,如浇花赏月之类的风雅之事当然能省则省。久而久之,露台上的花草越来越少,最后只留下一株生命力顽强的迎春花,完全靠着自然界的阳光雨露,带来初春半季的金色灿烂。而

其余时节的露台,则是空旷而安静的。透过落地移门的玻璃,偶尔会看到飞絮的小鸟停歇在栏杆边,啾啾地鸣叫着,歪着头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缺少食物的地方。除了硕果仅存的迎春之外,露台上还有一盆花草早已枯萎,只是花盆尚未来得及撤去。不知何时在边上(并非花盆的中心位置)冒出了一簇不知名的野草,纤弱的枝条,狭长嫩绿的叶片,渐渐地越长越高,变成了亭亭的修长一支,叶片颜色也慢慢变成了深绿。——当然,这些大多是我去露台晾衣服时偶尔瞥见的。我并没打算,事实上也无时间再去种些别的什么,所以也从未管理过这株不知名的野生植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就就这么自由地、无人照管地生长着。

某个初夏的傍晚,去露台晾完衣服之后,随意做了几下伸展运动。转身之间,那株野生植物的枝头似乎有一抹粉色映入我眼帘。蹲下细看,我的呼吸几乎都要停止了,居然,是一支初绽的花朵,约有小碗大,六片花瓣,白中透着淡淡的粉色,深橘色的花蕊,阵阵馨香令人心醉神怡。一阵狂喜如闪电般掠过——这居然是一株百合,一株野百合!也许是春风,或是某只灵巧的小鸟,将它的种子无意间撒到了我的花盆里。高贵的百合,始终被我当作无人问津的野草。可它仍不计前嫌,努力开出了最美的花朵,那么亭亭净植,葳蕤可爱地摇曳在初夏的晚风中,装点着我那荒芜寂寞的露台和繁忙仓促的生活。

(上)



24节气之小寒

释文:
带雨一枝如玉笋,江南新黄几点楼窗下,暗送幽香腊月三。
林丽琴/诗 宗焕琴/书 胡平翻拍

回家(童诗一组)

任小霞

小溪
小溪流
唱着歌儿往前跑
跑得那么快
跑得那么急

小溪流
唱着歌儿往前跑
不怕上坡
不怕岩石

小溪流
唱着歌儿往前跑
远方的家
在等着它

天黑了
天黑了
太阳回到了山谷

天黑了
小鸟回到了巢

天黑了
小朋友都回到了家

天黑了
星星们回到了月亮的屋子
对着我们眨眼

家
小鱼的家在海底
小鸟儿的家在树枝
小野猫的家在山里

嘿
他们不知道
他们还有一个家
在我心里

小红花
妈妈,妈妈
小弟弟一回家
就让妈妈
瞧他得的小红花

妈妈的脸上
也笑开了一朵花